



建厂时期的川维厂，是很吸引国人眼球的一方热土。

《红岩》作者之一的杨益言，曾来体验生活几个月，漫画家马丁、作协黄济人、王群生等，都曾来川维讲课。1978年夏天，国画大师苏葆桢来川维，为美术爱好者授课，讲了三天。

苏葆桢当面教画画 可惜我们把大师作品丢了

45年前大家都没有收藏意识
大师示范的画，都当废纸扔了

□卢郎



上画，就将宣纸铺在条桌上画。这时秩序就乱了，学员们都往前挤，伸长颈子围上去看。

遗憾的是，当时的人都没有收藏意识，大师示范的画，都当废纸扔了。

那时的大师，纯粹得不像个大师

当天我听到课讲完，才随众人离去。到食堂吃饭时，见人很多，就站在外面，想等人少时再进去。这时，我看见陈哥陪着生活科科长走来。陈哥是我铁哥们，在指挥部开北京小吉普，这哥子肯定来弄肉吃！打了招呼后，我用勺子敲着吃饭的缸子说：“我也要一份。”

他叫我在外面等着，就同生活科长进了食堂。

就在这时，杨扬老师陪同苏葆桢教授及小方，从食堂对面的招待所出来，边走边说着什么，还用手去拖苏教授的大搪瓷饭碗。

我同杨扬老师打声招呼，说里面人多，热，等会人少再去打饭。

杨扬老师想请苏葆桢及小方到他家去吃饭，说饭菜都做好了。苏葆桢坚持不去，说大家都只有那点粮票，就在食堂吃，不麻烦了。

杨扬老师仍在劝，我玩笑地说：“杨老师，不如这样，等他们打好了饭，端到你家去吃，边吃边摆龙门阵。”

苏葆桢教授连声说好。杨扬老师一时也无语。

这时，陈哥端着一盘冒着热气的鱼香肉丝出来了，递给我：“吃完把盘子送进去。”就又进去了。

加上我，四个人的眼睛，齐刷刷地望着我手中的鱼香肉丝！那鱼香肉丝炒得油亮滋润，浓郁的鱼香味扑鼻而来。

这下我尴尬了，端着这盘鱼香肉丝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自然。想想，索性拖过苏葆桢手里的碗，将鱼香肉丝倒进碗里，递给他，再拖过小方手里的碗：“等一下，我去打饭！”

我以还盘子为名，插队打了半斤米饭，出来，将饭递给小方：“好了，这下你们可以到杨老师家吃饭了。”

三人愣怔了一会，连声说着谢谢，就随着杨老师走了。

看着三人走远了，我才发现：我忘了向小方要饭票了！鱼香肉丝我不心疼，反正我没出钱，但这半斤饭票，却让我心疼了好一阵。

多年的往事了，至今想来，那时的大师，真的不像个大师！

（作者系重庆古川菜研究院秘书长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

市井烟火

豆花

物资匮乏时的植物蛋白
也是感情的黏合剂

□朱文新

豆花，现在看来只是一道极普通的菜了，一般只有四五十岁以上的人，偶尔才吃一下。但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豆花就成了每周只能吃一次的上等菜了。

位于渝中区重庆宾馆旁的“永远长”豆花馆，上点年纪的重庆人一定记忆深刻。每到上午九点后，豆花馆外面就排起了买豆花的长队。每个人手里都大锅小锅的提着，一直要等到十一点，豆花才开始出售。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吃豆花，家里经济再紧张，每个礼拜都要去“永远长”豆花馆端一次豆花。那天也会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，他会一大早就把铝锅拿出来，用绳子把锅的两个耳朵连起来，然后就高高兴兴地排队去了。我也经常跟着父亲去端豆花，上午一开始出售，从出菜口的窗户里看进去，厨房里很是闷热，“这个大铝锅六碗豆花，四个调盒”，“那个小铝锅三碗豆花，没有调盒，莫搞错啦！”随着几位师傅熟练的流水化操作，一个的大小锅儿热气腾腾地送出了窗口……

妈妈有时也要自己推豆花，她不知是用什么去换的黄豆，推前小心翼翼地选出黄豆里的小石子什么的，然后泡上几小时再推。当然，推一次就不是一两碗，而是大铁锅一锅，最少都有二十碗吧。母亲很能干，压出来的豆花很绵扎，比“永远长”豆花馆的豆花还要好吃，调料也拌得很好。在我印象中，邻居七家人，只有我家常推豆花吃。妈妈文化虽少，但她为人热情、大方。每次推豆花，都要叫我楼上楼下挨家挨户地送上一碗，还要配上调料。每次眼看一大锅豆花，经她这么一端就剩下半锅了。我和父亲心都紧了，死死按住她的手，叫她每家少端点。这时母亲都要骂我们，说我们父子俩奉进不奉出，人家武伯伯教你画画又没收过你学费，吃点豆花你们还心痛，你们还不为人嘛？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知道感恩的人，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，我学会了怎样与人相处，怎样报答别人的关怀。

礼尚往来，邻居家有什么好吃的，也时不时地为我们送上一碗。一来二往，大家都相处得十分和睦。谁家遇上点什么困难，大家都会出面帮助。

（作者系重庆南岸区作协会员）

阳台

乡愁在城市里的一片自留地

□向墅平

水泥森林深处，高楼上，那一方兀自向外伸出的弧形阳台，仿佛凌空欲飞——这是我如今的小家所在。

站在上面，可眺望远处的大街，看人间熙攘、车水马龙。因阳台位置较高，略有一份居高临下、俯瞰红尘的超然；还可以抬头，骋目远望。目光如渴望自由的游鱼，游过层层叠叠的高楼间隙，游向高而远的天空。尽管亘古的天空，被人类的建筑分割成不规则的块状——但它依然是宇宙的窗口，可以满足久居城市的人们对于辽阔的向往。目光游上去，可在那蔚蓝的海面上游弋，更可携一颗心，乘上浮云，悠游于更高更远的时空……

我是在乡下长大的。乡下的视野，多么辽阔啊！低矮的村庄，以谦卑的姿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房屋遮不住四面延展的田野，更挡不住浩瀚无垠的天空。

记得当年进城购房时，我和妻子辗转于几处待售楼盘。我们排斥全封闭式的屋子，首选带有天楼的户型，无奈都被人捷足先登抢购了去，于是最终敲定一套带有外阳台的房屋。那天，天气晴朗，我们走进那套房子，穿过客厅，来到阳台。阳台外围呈弧形，几根圆柱状石栏杆粉饰着白灰，在阳光照耀下，倒也有几分美感。看着空荡荡的阳台，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喃喃自语：“在此搁上几盆花草，方为美妙。”

入住后，我们着手布置阳台。以前在乡下居住时，屋前屋后花草飘香、树竹吐绿，自是一番如画意境。我们先将乡下带来的那盆茉莉花搁在阳台中间——这是从故土迁居而来的植物，有故乡的记忆。当时，茉莉花尚处于休花期，叶子也还比较稀少，但我们相信，不久后，它会重新开出一朵朵清雅的花儿，芬芳我们平淡的日子。

一盆花自然孤单。接下来，新成员相继加盟，一盆四季桂，两盆三角梅，一盆芦荟……和茉莉花共同充实了这个空间。仿佛，一副嶙峋的骨架有了血肉和灵魂。原本缺少生机的建筑空间，成了一隅植物的天地。

阳台上有了这些植物，我们便可以继续保留一份近似于乡居的心情。我们一日日呵护着它们：浇水、松土、杀虫。它们也默默地以芬芳与绿意慰藉我们。

当我凝望它时，就像望见了故乡亲切的面容。它的盈盈花香，仿佛娓娓述说着从前的岁月。

妻子还买了两只陶盆，栽下韭菜和葱。隔上一段时日，还真的长出了绿油油的韭菜和葱，它们成为餐桌上的美味。这样，这方阳台便创造出仿如乡村的生态景观，迷你却散发出辽阔的气息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万州武陵中学）

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

